

“八一”特稿

三姥爷从军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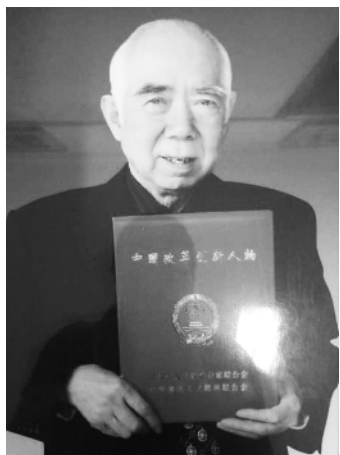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叶文/图

说起母亲娘家,家族很大,却从没听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。“不过,我们这个大家庭出过一个好兵。”母亲说。她指的是她三叔,也就是我的三姥爷。

三姥爷名字叫赵英,出生于1934年。四岁时,他爹因病去世,留下6个年幼的儿女,太姥姥拉扯着几个儿女长大成人。当时,姥爷的二舅、三舅都参加了革命,都是共产党员,其中一个在县城还是地下党。闲暇的时候给几个外甥没少灌输革命道理,让他们对军队既向往又感到神秘。

三姥爷16岁那年,也就是1951年春季,部队征兵。他当时很兴奋,一整夜都没睡着觉。但母亲明白告诫几个孩子:谁都不许远走他乡。再苦再难,砸锅卖铁也愿意供孩子读书上学;再则家里地多人多,需要人干活。

但真正的男儿还是心向世界的吧。那年,我姥爷带着姥姥去做生意,15岁的三姥爷尚未成年,被长兄千叮万嘱在家里陪伴母亲种地。可是征兵的来了之后,三姥爷坐不住了。第三天,他就和邻居家两个十五六岁的同伴,偷偷上路去县里报名当兵。那时候哪有公交车,连道路



都多数是黄土路。三个人走出村子时如同放飞的雏鹰,想到马上就可以当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了,他们一路欢声笑语,但走了两个钟头后发现并不轻松。村子通往县城的路接近百里,山乡的道路崎岖不平,两边是大片的农田。为抄近路,他们还蹚过两条水流过膝、河床布满砾石的大河。

到了新兵报到处时,三人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。太姥姥是当天夜晚才知道他们几个去当兵的,她一双小脚儿追到菜园就走不动了,坐在地头上边骂边哭,她说她当然知道娃儿当兵保家卫国是应该的,但毕竟他还是个孩子。

朝鲜战争爆发,抗美援朝战争激烈进行。三姥爷在集训三个月后,分到65军教导团,当了一名卫生兵。提升排长后就到了教导团集训,之后,上了朝鲜前线……几十年过去了,三姥爷如今已经八十多岁,但他精神矍铄。鹤发童颜,还在热心于医学教育事业,这使得他心态年轻,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很多。

如今,三姥爷早已离休,这个精神矍铄的“老帅哥”有了很多奖牌和名衔,德高望重。但每年春节,他还是喜欢回故乡住两天,和那些已经叫不出名字的堂侄堂孙、街坊邻居吃吃家乡的年夜饭,以及同几个依稀记得他的老年人说说话叙叙旧。戎马硝烟如昨,归来依旧少年。



旧军装里的故事

□马亚伟文/图

五婶年轻的时候,是三乡五里最漂亮的姑娘。五婶的箱子里,藏着一身旧军装。这身军装是五叔二十多年前穿过的,叠得整整齐齐,是五婶的宝贝。

那时候,五婶还不是五婶。她常常来我村她姐家走亲戚,她一来,我们就追着她看。她脸蛋白皙,一双大眼睛水汪汪,大辫子垂到腰间,连走起路来都那么漂亮。当然,比我们小孩子脖子伸得还要长的,是村子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。可是她在村子里走过的时候,目不斜视,高得像一只漂亮的孔雀,任凭谁也入不了她的眼。

有一年过年的时候,五叔从部队回来了,一身军装,真精神。五叔长得浓眉大眼,部队生活的锤炼造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气质,一身军装在身,更显得威武。大年初三,五叔去邻居二琴家串门,正好碰上她去串门的五婶。用五叔后来的话说就是:“那时你五婶的眼睛直放光”。后来两个人就经常在二琴家“不期而遇”。有一天,二琴她妈看着两个年轻人,忽然两手一拍:

“真好啊,金童玉女,你们俩可真是天生的一对。”说得五婶的脸通红,却低着头幸福地笑了。就这样,五婶成了我的五婶。

他们结婚后,五叔常和五婶打趣:“我知道你早看上我了,你知道我家离二琴家近,要不然你干嘛成天往二琴家跑。”五婶不服气争辩道:“是你早看上我了,你知道二琴和我是同学。”两个人你一言,我一语,互不相让。最后五婶只好说:“你以为我是看上你了?我是看上你身上的绿军装了!”

这样的故事,在上个世纪80年代,是最流行的恋爱版本。

结婚第十年,五叔和五婶经历过一场大的变故。五叔复员后,在家乡开了个小工厂,由于没有经验,赔了个精光。五叔心里烦,每天借酒浇愁,谁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。五叔耐心劝了很多次,五叔还是一蹶不振的样子。有一次,五婶发了狠劲儿,冲五叔吼道:“你知道我当初看上你什么,就是看上你是当兵的。当过兵的人,能扛得住事,不是个没出息的软蛋。就凭咱们两个,你当过兵,我高中毕业,还怕日子过不好?厂子办砸了,还可以东山再起,人的精神要垮了,就全完了。”说着,五婶拿出她一直珍藏着的军装,要把军装扔掉。五叔急了,当即就向五婶表示:“不混出个人样,我就不是个当兵的!”五婶这才把军装收好。

几年后,五叔成功了。多年来,五叔和五婶依旧恩爱如初。

五叔一直珍藏着那身军装。绿军装已经旧了,也有些褪色了。可是,唯一不褪色的,是五叔心中的“绿色情结”——对军人的无比信任和崇敬。五叔相信,那是幸福的源泉。

图片故事

一次难忘的小组会

□朱秀坤文/图



这是拍摄于38年前的一张旧照片,当时岳父才30岁,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期,他总说,那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干劲儿。

那时的化肥厂是本地首屈一指的大厂,人人羡慕的国营企业,全厂1500人。“能在化肥厂上班,是多人的荣耀。”提起许多年前的往事,岳父仍是一脸的自豪,“那时啊,我们厂要多红火有多红火,只要一说是厂里出来的,哪怕买把小青菜,人家也会客气三分。为什么?单位好呗!”

“当时,我是机修小组组长,负责全厂设备的防腐工作。在厂里,我们小组是老先进了,但那年4月份却因一名青工出了点小纰漏,‘先进’被其他小组夺走了。为此,我狠狠地批评了那名青工,全组人员吸取教训,心往一处想,劲儿往一处使,这不,5月份的‘先进’又让我们夺回来了!”

我随着岳父的介绍认真端详着照片,果然看到墙壁挂着的一面旗帜上,写有“大干红五月成绩显著”的字样。而照片上风华正茂的岳父,笑得开心。在他左边,穿背心、摸着头皮、含笑低头、不好意思面对镜头的,正是那位被批评的小青工。

近40年的老照片了,至今被岳父珍藏着,可见它在岳父心中的分量。“那时的人,一门心思干工作,根本没有什么私心杂念,见红旗就想扛,见第一就要争,其实也就是一张奖状,一面流动红旗,顶多奖励一条毛巾或搪瓷缸,但大家特别看重那份荣誉。”岳父轻轻地摩挲着老照片,感慨地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,过分强调个性和得失,变化太大了。”

“那天我们正开小组会议,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,可巧我们的工会主席来了,他可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,就爱捣鼓相机。大家也没在意,只听得‘咔嚓’一声,他已拍了下来——不久就贴上了厂里的宣传栏。这可是我最满意的一张工作照,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次小组会,每次看到这张照片,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时火热而有意义的工厂生活……只是不知,当年的那些老同事、老伙计们,现在都在哪里啊?”岳父喃喃地说。

我无言,细细打量38年前的岳父,确实是个风风火火的角色,看他一脸的欢笑多自豪。而他眼中对工作的热情与执着,真是令人向往和羡慕。

工友情怀

“蜘蛛人”老良

□朱宜尧文/图

老良叫良红军,是一名接触网工,说白了就是在电线杆上工作的“蜘蛛人”。

当年让老良“一举成名”的是,在管辖范围内道岔间渡线接触网改造的事,其实施工已经结束了,可老良就蹲在线底下端详新安装的绝缘器和分段绝缘子。老良是上看看下,总感觉哪儿不对劲,可一下又看不出个端倪。就在送电前,老良硬是阻止了送电,自己爬上杆体,按照“分段检查法”,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

这可把老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,原来是安装位置错误。要是通了电后果不堪设想。

怎么可能?老良心里一直嘀咕,一直追查到底,才发现是工艺错误引发的“事故”。

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一个人能从事他所热爱的工作,是幸福的一件事。老良算是。

老良是单位首批的接触网工,虽然是电气化科班出身,当年学的那点电气化知识这些年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应用、更新,已经学了用武之地。老良不怕,他先后学习了电气化知识、接触网技术、安装工艺等数十本书,整理出对自己工作有用的5本笔记,被车间班组命名为“接触网工作



技术宝典”。

老良爱学习在单位是出了名的,吃苦肯干更是一般人所不及。

夏日的7、8月份,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别说在杆上网上暴露无遗,就是在地上也够一说,可老良爬杆根本不惧那些小年轻的,只要年轻人能干,老良也能干。

暑伏的前几天,太阳最毒,三十七八度的桑拿天儿,年近五十的老良居然在电网上连续工作近5个小时,午饭也是在电网上吃的,喝下的水都从汗毛孔蒸发了,就没上一趟厕所。老良说,这一上一下的太麻烦,上去了就不愿意下来。

下来后老良调侃,问大伙伙,知道“暑”字怎么写吗?好些人摇头,好些人点头,不知老良意图。老良说,“暑”字就是一个“日”字当头,一个“者”字在下面。在太阳底下工作就是“暑”,那还怕啥。

很多人都服气老良,说话在理儿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老良总结提炼的《停电检修分段绝缘器“五步法”》在单位推广了;他个人连续五年蝉联接触网比武单项第一的好成绩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: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,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,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(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,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,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(每篇800字左右,要照片)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,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,800字左右,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(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